凡人要度苦厄，了生死，成大覺，非從自心下手不可。但要明白自心，只依這二百六十個字，已經夠了。但空的道理不明白，自心的相貌也難徹了。這個經，最主要是說性空的道理，不是世人所說的空，那是斷滅空，他們誤解佛法是消極自了的。今把此經判分七段，用白話來逐字逐句解釋，使世人明白空的真義，不至誤會造業。由此斷一切苦厄，並可發大悲平等心救世，證明佛法在社會上的大用，實是開發世界大同唯一的法寶。

**「般若」**，這是梵文，我國名為大智慧，因為中國文字難盡其義，所以仍用原文，並且尊重這幾個字，所以不譯。

這個般若，全是說心的妙用，上自佛，下至眾生，無不由此而成佛道，了生死，度苦厄。論其性體，是不生不滅的金剛，論其相貌，卻是無形無狀的實相，論其妙用，乃是不可測知的圓通神妙。

這個般若，是人人有份的，佛和眾生都是平等的，不過佛是開了般若慧，眾生是有而不開，被無明所矇住了。

至於般若兩個字，解釋卻有許多字，當云「通達世間法出世閒法，融通無礙，恰到好處，而又不執取諸法的大智慧，」才能盡其義。因為世間法人事等等，都是佛法。佛是覺義，能覺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，盡了人道，才可成佛。總之，入世出世，只是一心，顛倒煩惱，貪瞋癡迷，是六道眾生的心，如能空淨自在，不固執，便是佛菩薩的心。

所以離世法，便沒有佛法，離了般若，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。

**「波羅」**，此言彼岸，因為有個度字，所以假定一條生死河，眾生在苦惱的此岸，要度過到清淨的彼岸，用來比喻，不是真有此岸彼岸。

**「密」**，是到的意思，是到了果位了；果位是究竟涅槃，涅槃就是清淨。

**「多」**，是上面的意思，到彼岸之上，才是究竟。現在假分五步.：第一步在此岸；第二步入流，是下了渡船了，是初發心的人，亦是初果羅漢；第三步是中流，船在河中間，如聲聞緣覺；第四步到了彼岸，是十地以下的善薩，終不是究竟；必第五步上岸，「多」捨丟了船，即是捨去了法見，掃除了執心，斯是了無罣礙的等覺菩薩和佛。

**「心」**，心是什麼？是個影子，不能說有，不能說無，所以無形段，不過是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和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相對起了認識，叫做六識 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，所以是集起的。就是心同外境集合而緣起的幻影，即名幻心；心中起的道理，叫做幻法；執住個幻我成個幻見，於是成熟了，就有六道生死。但造成這個生死的是幻心，要開般若智慧了脫生死的，還是要用這幻心；成到佛（涅槃），也是用這幻心，你既然知道是幻的，那麼就有幻心造成幻法，一切人事等等，六道生死涅槃，還不是一樣是幻的？由此可覺本來沒有生死，都是冤枉造作。既無生死，就用不著涅槃了，以說諸法空相，涅槃生死等空華，即是此意。但又為什麼分真心妄心呢？這是不得巳而替初學的人說，其實心，根本不有，不可得，又分什麼真和妄呢？不過幻心不能除，人事上一切的幻用不能廢，所以權分真心妄心。

真心是無心之心，何以叫無心之心呢？即是不起念時，而見聞覺知仍舊了了，卻無分別，寂然不動的，此是真心；如一起了念，分別人事，而可以心不顛倒，亦不逐境流浪，頓然歸到無心本位，此還是真心。至於念念流浪，不覺漸漸入了迷途，此名妄心，但本體勿失的。

這部心經，就教你凜覺的法子，用智慧關照什麼是心？什麼是苦厄？又如何回歸到清淨寂滅無心之心的本位？所以名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。

**「經」**，有許多意思，如「路」，指示我們回復真心之路的；「法」，一切方法；「貫」，貫通前後的義理；「契」，契合各人的機，各事的理，有這幾種解釋。現在二百六十個字，是文字般若，指示我們關照般若的方法，照此去做，實證實相般若的究竟，總不出眾生心行中事；所以經是完全指我們自身而說的。

此經共有七個翻譯，這是唐朝三藏大師玄奘新譯，文是簡單的，義是深奧的。雖有七譯，意義是一樣的；讀經當重意義，不可徒在文字上死執。此經是替大乘菩薩登佛位說的，表至高無上的佛境，意境只有自己曉得，說不出的，所以叫做無字真經。並不是真的無字，願學人自己領會自己的境界，到了如何地位，至於佛的境界，卻不是二乘人或十地以下的菩薩可以測知的。我們東土人，大乘根器多而厚，所以不論男的女的，識字不識字，都喜歡讀這個經，譬如人聞香，個個人知道香味好，但多半不知道是什麼香，而受薰是平等的，所以不可思議。以上釋題竟。

**「觀」**，定下了心，運想那個道理叫做觀。這個觀，是已證到果地圓成的妙觀，不是因地初修作觀的觀，是大自在觀，般若的大機大用巳經啟發，心無能觀，亦無所觀，是能所雙忘的妙觀。

**「自在」**，是無可無不可的自在，不是自由。自由是不肯受拘束的，但環境不如你的意思，便苦了。獨有自在，是到處能安，自然地不受環境所困，一切好壞隨緣，樂亦不喜，苦亦不惱，知道他是本來空，自己有主宰的。這個自在，是指大自在。

**「菩薩」**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能自己覺悟，再能覺悟人的謂之菩薩，所以是人天的導師，為三界的善知識。三界是：（一）欲界，由人的一部份下至五道，（二）色界，指天道，（三）無色界，指禪天；總是在六道中。菩薩分在家，出家，地前，登地，十地等覺，最高是一生補處菩薩，就是佛退位後，他來接位的，如此土的彌勒佛，西方的觀世音大士。這個菩薩是指十地等覺將登佛位的大自在菩薩。

**「行」**，心行，心中起種種妙觀妙行的大用，作種種自利利他的事業。

**「深」**，不是深淺的深，是不可測量的意思，圓遍廣大，究竟無上的妙行。

**「般若波羅密多」**，上面巳經解釋過了，就說菩薩的功行，巳到究竟地，登彼岸之上了。

**「時」**，這時字關係甚大，顯明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正是果位的時候，巳經斷除一切煩惱，度盡苦厄，沒有罣礙的了。在下兩句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之後的意境，點明大自在的光景，不可草草。

**「照見」**，朗然覺照，徹見無餘的意思，是無功用的功用，毫不著意的覺照，心神會通的了。

**「五蘊」**，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事蘊結不分，叫做五蘊；此言心和外境相蘊合，統名曰色。一個色字，包括五個字在內，並且包括外面一切一切有相相形形色色，內面無相相思想方面都在內。外境原是色，而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是色，外色和內色接觸了，就有個受；既受了，就要去想像他，這是想；想到了，心中一行轉念，這是行；轉出那知識來，就是識；所以受想行識四個也還是色，總是幻心幻起的作用，成就種種的幻法。這個五蘊，是眾生造孽受苦成立六道生死的資本，但也是開般若，除習氣，度苦厄，了生死的工具，也就是佛菩薩成大覺度眾生的工具。同要用五蘊，只是佛菩薩能照見本空，可以善用，不被所轉，眾生反被所縛；是在覺不覺，明空不明空之別，不要指定為不好的東西，反生了偏見。

**「皆」**，統統包盡無餘，就是一切的意思，不但人空，法亦空，連照見亦空，因為照見亦是五蘊，所以稱皆。

**「空」**，世上的人，往往不明白空的道理，籠統說：空就是沒有了。不知「空」有空閒、虛空、空相、空義種種的分別。今分為兩種：一空相，是有相的，如空屋，人滿了，空相破了，所以「有」與「空」是相對的，這就是世人說的沒有就是空了。經上另有十八空義，不必盡說。

至於佛經上所說的「空」，是空義，是性空，是本來空，是與一切萬有相 和合的，不是相對的，不是沒有的，是有而空的。要明白這個空的意義，先得明白幾點：所謂宇宙間一切形形色色，山河大他，日月星辰，下至一切用物、植物、動物和我的身體，都是有相相，還有我的思想、道理、人事、人情、喜怒哀樂，都是無相相；一切包括在內，總名曰色，在因他上總是空的。因為以上一切色，尋不出一件是有獨立自性的。第一說有相的：拿布來比，布沒有獨立自性，變成為布的，須依於紗線而成，紗線不能自為紗線，必待棉花，棉花不能自有，必由種子，種子不能自種，必賴人工天時地肥等等。不必分析開來才空，在未成布成紗前，及正有布有紗時，他的本身是由眾緣和合而成，因為是因緣生，所以無有實體，求其究竟相，畢竟不可得，身體亦是如此。

所以一切一切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因緣生，不可得的，所以是性空。第二說無相的，拿心來說，心是什麼？根本是不有，但只集起的是心。譬如夏天涼爽的席上，人睡得甜美之極，這時候便沒有我，沒有心，忽然蚊蟲咬了一口覺得了，這覺得的便是蚊蟲和我集合而起的心。此外一切都同此理，所以心也是無自性，因緣生，無實體，不可得的，所以是性空。因此物和心，無一不是空。但是有而空，是幻有的，這是性空，和一切一切分不開的；不是心物之外另有個空，也不是這個是空，那個不是空的。所以說到色，即不能離開空，說到空，就不能離開一切色。但要認明卻是緣生幻有，又須切實知道這個空是因地本來空，是性空，非眼耳可以見聞，其義實空。

既決定知道一切一切是本空而幻有，那又何必執取當他是實呢？但世上一切人事，如何可廢，我仍隨緣應付，不是麻木無心，只是勿住，行雲流水的到處自在，這才是真心空。佛說空是這個道理，世上盲目妄加批評，豈不可惜！世人果能明空，自然心勿執取，那貪得心，瞋恨心，癡迷心，自不會深入，天下沒有極端的爭奪了。佛法豈不是社會上最大的利賴，有什麼迷信可說呢！又修行人往往有口頭禪，說：「莫著了空！」這是怕他執著空見，正因為他根本不曾明空，總在空有二見上作道理，格外攪擾不清了。所以明空則破色，破色則心空，這是斷苦厄的第一法門！

**「度」**，超脫的意思，就是登彼岸之上，法見都淨了也。

**「一切」**，包羅所有，淨盡無餘，凡有相無相，人我法我種種苦厄，盡包在內。

**「苦厄」**，身上的痛苦，心上的不安，有相無相，粗細微細，都是苦厄。其實全由心起，我果無心，苦在何處？心果無見，厄在何處？不是不知，不是不受；因為有智慧知道本來空，能夠知而有若無知，受而等於不受；譬如兩個人同時受苦，一個擋不住，甚至苦上加苦，因苦成病；一個卻無所謂，心不著意，便無苦厄了。

以上四句，判為總持分，是第一段，總三藏十二部經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亦是此經綱領。通了這四句，就明白心經宗旨了。照此做去，自然度苦厄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成佛道，綽乎有餘的了。凡不明心要的人，總在文字上會，不肯從自心上會，弄得沒有辦法時，只好今日求佛，明日求法，下此者.，求福報，求神通，死要一個有相的憑據，離佛道更遠了。深入迷途，豈不可痛！

**「舍利子」**，佛弟子的名字，即是舍利弗；在聲聞乘中，他是智慧第一。

**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**，首四句實是一個意思，總是說色空不二的道理。初說不異，說沒有兩樣的，還是方便的說；後說即是，是說就是一個，不能分的，是究竟說，斬金截鐵，毫無猶豫。色一個字，不單是代表五蘊，連外面宇宙萬有形形色色都包在內。因為宇宙萬有，就沒有離了我的性海，渾同一體，盡是色，而我的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無相相，也是色。這內外兩種色，都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根本是性空。現下雖是幻有，畢竟不可得的，所以即色即空，並不是色之外另有個空。參透上面所說的空義，就知道這個意義了。所以心的形形種種，亦是五蘊流轉，而色的形形種種，全似空華的亂起亂滅，如電影的一幕一幕，總是有而不可得。你莫把這四句看作玄妙，實是極普通極尋常的道理。你只認明『一切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所以是性空』。不但色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蘊也如是，不但五蘊如是，宇宙萬有的有相相，和下面一切法，如十八界，十二因緣，四諦法，六度萬行的智得等，是無相相，一切皆復如是的性空。但是凡夫執有，所以說色不異空；二乘又執空，所以說空不異色；還有菩薩未曾會通不二的，所以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總是破他們的法見。倘明白法見也是本空，就了無罣礙的了。 以上七句判為色空分，為第二段，用以會通色空不二的道理。

**「舍利子」**，此時要點到本來上，在緊要關頭了，故又呼其名而告之，是鄭重的意思。

**「是諸法空相」**，法是什麼？是心影，是心中緣起的種種道理。如果沒有對象，也就沒有心沒有法了，所以是因緣生、生而不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本來是空，不是造作出來的空。古人說：.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，心既是幻，法豈是真！諸法是說一切法，就是一切心。世上的人，總是以心緣心，以法緣法，不知本空，遂當他實有，彼此固執住了，爭執就此多了。這個相字，應作義字解，下而正點到不生不滅的原理。

**「不生不滅」**，佛經上最不容易了解的就是這一句，須知宇宙間一切一切連我的思想五蘊等等，都是不生不滅的。因為一切是：（一）不自生，如上面說布不能自生為布，是無自性的，須賴眾緣和合而生。（二）不他生，不是單靠他緣，還不能離我這個布，所以也不是他生。那麼是（三）共生的了？不，也不是共生，因為兩面也都是緣生，兩無實體，只是一個偶合，所以也不是共生。（四）不無因生，現在的假相，似乎是生，但必由因成果，沒有可以成布的因，就沒有成布的果。以此類椎，一切一切是不生的，現在雖有相，終是生而不生的。既不生，即不滅，但現在的假相，卻有個假滅，只是不自滅，如布燒成灰，布不能自燒，不他滅，雖有火燒，終不能離了布，不共滅，不無因滅，都是一個理，可以推想得到的。

**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**，因為不生不滅，所以垢淨、增減、長短、是非、好壞、來去，一對一對的都是因分別而緣生，統統是幻有不可得，所有的和，本來是空相，因世事無一不由相對而成，苦惱也由相對而立。倘知根本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根本是生而不生，不過暫時有這個虛妄相，那又何必執為實體呢？既不執有，亦不廢有，即一切法，離一切法，既此用，離此用，心如長空萬里，包羅一切，自在無住，此是諸法空相的本來面目，亦即無心可心的本來面目。但眾生久已不知的了，有全不知者是六道眾生，半知者是二乘，知而未徹者是菩薩，都是有罣礙，所謂有五部，有此岸，有入流，有中流，有彼岸而未登岸上種種。以上五句，判為本來分，為第三段，修行人最要緊是這一點，切勿忽過。

**「是故」**，此是決定的口氣。

**「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」**，既明白了空的道理，那麼空之中還有什麼實體可得呢？這「無」字有兩個解釋：.一是無有，是根本不有的意思。二是毋的意思。因為現在雖有幻相，但畢竟是無，毋庸執取以為實有而生法見，添許多煩惱。所以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，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這是十二入，再加上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共為十八界，都是不可得，因為是緣生的，無自性的，無實體的，不可得的。然而人既有此幻身，自有幻心作用，不能斷滅，佛菩窿也要用以度眾生，救世間無量苦，我人正要用此以開般若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不過聖人明白本來空，所以無法執；眾生迷了，遂生顛倒，這是眾生的大罣礙。因為地獄眾生，罣礙在具足多分貪瞋癡，鬼道罣礙於多分的貪，畜道罣礙於多分的癡，魔道罣礙於多分的瞋，人道罣礙於半分的貪瞋癡，天道罣礙於少分的貪。這貪、瞋、癡三毒，都由六根六塵六識而起，只一空字可以化除一切煩惱罣礙。化除了，當下即是菩提，所以煩惱菩提，同是這個東西。

**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**，這是緣覺（即辟支佛，是不曾聞到佛法而借因緣覺悟的）執取十二因緣法而生罣礙，他不知道諸法空相。既說是因緣，可見是緣生不實，但伊不能明空，被法見縛住了，不得自在。那十二因緣即是：.一、無明：.是過去的根本煩惱，只要碰到緣就動了。緣就轉下去的意思。二、無明緣行：行是行動，做種種或善或惡的行業。三、行緣識：由於過去的行業，而起現世受胎的一念，是因認識而成為果的。四、識緣名色：在胎中已有形體而有名色。五、名色緣六入：是六根具足，可以和六塵相對的了。六、六入緣觸：是出胎後對於一切有所接觸了。七、觸緣受：接觸之後，就受苦受集而生種種感覺。八、受緣愛：如成年以後，就有強盛的愛慾。九、愛緣取：有了愛慾，就想去取得，心去四面馳求。十、取緣有：取得就有了，是有業成就的果位。十一、有緣生：這是成立了，生生不已，轉入未來。十二、生緣老死：有生就有滅，一切本是夢幻泡影，終必變減，老死是這一段生死的果。但只是無明未滅，再來一轉，生生世世轉輾不已，遂有六道輪迴，總是無明作祟。乃至兩個字，是由無明跳至老死，中間咯去十位。這十二因緣，位位都依據無明作主，不知皆是妄心幻法緣起，根本無有。盡者，極也，就是無之極也。言無亦無有也，是絕對不可得的意思。所以無明非有實體，如空中華，夢中事，夢中非無，及至夢醒，了不可得。可憐眾生不能斷無明，緣緣而下，無有窮期，無非是惑業苦。緣覺雖已悟到十二因緣，原是假有的一合相，但以為是定法不移，所以法見不淨而生罣礙。

**「無苦集滅道」**，這是聲聞執取四諦法，而生罣礙。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是名四諦，就是四種重要的道理。苦是身心逼迫不安。眾生身有三苦：老、病、死。心有三苦：貪、瞋、癡。後世有三苦：地獄、鬼、畜生。更有三災八難苦、壞苦、行苦、苦苦、不知足苦、不安命苦、心無寄託苦，這是苦諦。卻是三界六道生死苦果，無不由心和境集合而成，這是集諦。滅是消滅的意思，斷一切苦，歸到清淨寂滅。因為結業既滅，則無生死的患累，這是滅諦。但要滅除那集合的諸苦，必得有個道理，道是正道；做到正道，必要助道，助其離一切苦，到涅槃樂，這是道諦。聲聞執此法見以為究竟，所以分段生死，或者可了，變易生死卻不易了。倘明本來空，則知此四諦法，不過一時的緣生，不但是果上色空，實是因上色空，不必執取，便無罣礙了。

**「無智亦無得」**，這是菩薩的罣礙。菩薩執取六度萬行諸法，以為確有智慧可得，有眾生可度，有佛可成，心中不免具此波羅密的行相，微細的法見不曾淨，所以不到究竟涅槃地。從前阿難問佛如何是煩惱地獄種性？佛說行六波羅密行是煩惱地獄種，如我能佈施，因見他人不肯佈施而生厭惡，是煩惱地獄種，我能持戒等等，因見別人不能持戒等等，心生厭恨，是煩惱地獄種。這就是彌陀經上說的見濁，是名染法，染糊塗了。況且有智無智，都是幻心作用，分別為二：同是性空，更有何法可得？世尊昔在燃燈佛所得佛授記，成無上菩提，世尊當時並不取以為勝，因為知道性空。實無少法可得，不過名為菩提而已。所以菩薩必到法無我的時侯，才是罣礙淨盡。

**「以無所得故」**，這是總結一句，極言上面五蘊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緣、四諦法、六度智得一切本空，仔細推求，實無所得。以上十三句判為法用分，為第四段，說空了之後，般若法用自然啟發，也不受法縛了。

**「菩提薩埵」**，簡稱就是菩薩，此指已登佛位的明心菩薩，又名開士、大士，又薩埵譯為精進勇猛，堪以荷擔如來事業的人。

**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」**，他因為依自性的金剛般若，能夠超超登彼岸的緣故，所以有下面實證的受用。我們應該知道修行不是圖利，更不能圖名，名利是生死最毒的藥，名利的心不死，永無出頭的日子。因此因地要正，總要在自性上打算，老老實實，真參實究，決不要在神通奇特，出語玄妙上求，絲毫擋不住生死的。菩薩尚不能離開般若，何況我輩，離了般若之外，更有何法？這是成佛的根本條件，肯向這條法上走的，才是有智慧的人，此生決可成就。

**「心無罣礙」**，這個心，是毫無罣礙，人空法空，寂滅輕安的大自在心，視世間出世間一切一切皆量等虛空，無有邊際，包羅萬有，了無罣礙。心且不有，罣礙何依？苦厄安在？

**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**，心裏既是淨空無見，白天沒有想像，夜間自無亂夢，正如千眼千手，圓照十方，豈有顛倒，凡人恐怖，先有一個得失心，就是有我的果，正是六道生死的種性。如能心空法空，登於佛位，兩個生死已了。菩薩再來世間，是大悲願力，不是業力，自然沒有恐怖，顛倒夢想，都遠離了，到了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的境界了。

**「究竟涅槃」**，這涅槃是清淨的意思。二乘人是有餘涅槃，不是究竟；這究竟涅槃是佛位，名為無餘涅槃，連涅槃亦不可得。所謂成了佛，也沒有成佛的法見。本來涅槃是對生死說的，既本來沒有生死，亦安有涅槃，不過同是個假名罷了。這是菩薩的果德。

**「三世諸佛」**，無論現在佛，過去佛，未來佛，統包括三世一切諸佛，不問已成未成，都是一體平等。須知釋迦彌陀是果上佛，我和六道眾生是因上佛，性自平等，所以不可自棄，也不可輕人。

**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**，三世諸佛，也無不由此法門而得無上菩提；一切大智慧，無不由自性佛母所生，生是啟發的意思。這個得，正是無得之得，必得心中了無可得，然後本來的面目斯得。此時無人，無我，無眾生，無壽者，寂然不動，而妙用恆沙，由此啟發，這是佛的果德。阿耨多羅是無上。三藐是正等，三菩提是正覺；就是無上正等正覺，是言佛的意境。你想連佛也不能離此法門，眾生豈可自外，另覓途徑，豈非顛倒！所以不自求而他求，都是因地不正，適以自誤！

以上十句判為果德分，為第五段，是說到果德地位，一切罣礙才算淨盡，才是究竟涅槃，都賴觀空成就，並無別法。又以上可算是上半部心經，專說此法無實。下面再翻身過來說個無虛，金剛經說：.「此法無實無虛。」要人不要執實，也不要執虛，正現般若無住的妙用。若再深一層講，心既不有，法於何依？既沒有法，更談不到無實無虛的了；所以說，涅槃生死等空華。

**「故知般若波羅密多」**，以下是轉人無虛，點明一知字的妙用。這知字是靈照覺知，表明悟後的意境，彷彿是轉而為有，不知這知字也是法，也是性空，一時的緣生，暫時的法用，即是知而無知，生而不生，所以不明無生的道理，就不能證知真空的道理。前說一空字，是般若的體，此說一知字，是般若的用。所以表般若的至德，無可形容，無可言表，至此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；惟有神會，惟有讚歎，正是冷暖自知的時候。

**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**，這六句是讚歎的辭旬。咒是密意，以決定如是曰咒，如軍令嚴速曰咒。以無所不包謂之大，以無所不通謂之神；以無所不照謂之明，以無可比對無可再加謂之無上；以畢竟平等謂之無等等；空不偏空，有不著有，於寂滅無住的性體中，能啟發恆沙妙用。六祖云：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本不動搖；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前為無實之體，此為無虛之用；故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你想世上的人，沒一個人沒有罣礙的痛苦，哪一個人能離了佛法，佛法又何曾迷信呢！

以上七句判為證知分，分第六段，要親證才知這個境界，不是靠文字可以得知的。所以得知的必須要真參實究，從自性上用功，經是不過借來考證罷了。總之，心通才是最大神通，但心不空就不能通，不通就不能明，不明則一切智慧被無明所覆，不能啟發。這一分是說心到了真空的境界，自然有許多力量；不是有苦再除，卻使一切苦厄無所依附，根本無苦厄的了，

**「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即說咒曰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」**，梵咒本來不許翻譯的，因為怕持的人看了解釋，反而添知見，心亂了。但此經是自利利他的，終不能忘記眾生，離了大悲本願。姑將咒義咯述一二：揭諦揭諦，是說度過去呀！度過去呀！波羅揭諦，是向彼岸度過去呀！波羅僧揭諦，是彼岸大家度過去呀！菩提薩婆訶，是速速證到菩提呀！以上六句判為秘密分，為第七段，只有自已知道，沒法出口的意思。

佛說的三藏十二部，總是說個心，這心經是說心內精華。大凡人有七個心，每每自己不知道的，那六個是六道心，每日流轉勿停，忽而天道心，忽而人道心，又忽而三惡道心，總是無主的逐境流浪心。下等的人，並且不知道什麼是叫做心，中等的人才知道善心惡心的分別心，上等人是多有向上的心，可以得人天的好果。

還有第七個心是空心，是無上的心，是無住的心，是有主的心，是清淨自在的心，這個心不是修證到是不會知道的，連二乘人和權乘菩薩也不會知道的。佛說，微生蟲到處可去，只是火裏不能去。眾生的心到處可緣，只是不肯向般若上去，就是不知道那第七個心。這個心是出世的心，明了這個心，去成佛就不遠了。

眾生在此岸，是六個心，超登彼岸，便是那第七個無心的心，正是毫無罣礙的心了。但人不從六個心上下手，就不能出世，要從煩惱上參透，罣礙上打開，方可成佛，譬如人已落在泥坑裏，必要從泥裏拔出來，所以世法正是出世的資糧。人先要明白煩惱是什麼？還是我的六個心。你且息下了，心空無著，才見那無心的心了。從來修佛道的人，以為是出世看得輕，不值得理他，平時就不在人事上練心，於做人道理全不講究。

孝悌是根本，忠信是法用，是盡人道的根基，正是成佛的本錢。大乘佛法，首重根本，所以能一路直人，一竿到底，中間不會背師忘道，自入歧途。你想五蘊法見都空了，那貪根已斷，名利心又附在何處呢？

所以奉勸世人讀經要照經去做，第一步求得明心的法門，一門深入，見到了實相，自然般若開了，第二步有了辦法，在人事上磨練，掃蕩習氣；此時有進無退，直到成佛。

但此生只可見性成佛，除淨習氣，還得多世，不用功還要遲下去，不過見性後，就世世不退轉了。這個經是文字般若，指示我們的法行；須自作觀行，即是觀照般若；啟發般若後，見到自性，開了智慧，這是實相般若，此實歸宗的唯一的門路，由此永斷無明，了脫生死，文雖二百六十個字，足以蕩空掃有，實證菩提，菩薩與三世佛，均不能出此範圍。此經雖有七譯，經義實是不二，彙萬法以歸一，更破一以歸宗，無心可心，無經可說；世尊說法四十九年，不曾說一個字，就是點明一切性空的道理。

願行者須從自性的道理上會，不要在文字的道理上會，把心空了，才可以和心經相印，是謂印心。講心經竟。